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一——二五〇〇

長
民
眾
日
報
民間叢書

第一集

鬼的談話

定

價

捌
角

著
作
者

金
滿
成

總
發
行
所

上海
望平街
民
眾
日
報
社

民間出版部

印
刷
者

倉
頡
印
務
有
限
公
司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廿六日申(一角六分)

鬼的談話的序

1. 文章的歷史

從第一篇『元宵記遊』起至『五月九日』止，都是最近作的，是爲民衆日報的副刊『民間』作的。第二，『從狗的思想』起至『青年的單相思』止是民十六前半年在福州作的。

我在福州辦福州民國日報的副刊，又辦國民新聞的副刊，那些文章，就是那些副刊上的。第三，鬼的談話一篇，是一篇最長的對話體的散文。是學伯拉圖的辦法而作的。作的時間是民十五，作的地方是在廣東的潮州。

2. 文章的內容

這些文章，本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不過，要勉強呢，也勉強可以稱作散文。裏面是大至於宇宙，小至於女人的裙子。都在被談之列；態度並不十分莊嚴，用意却很苛酷。說不上思想，只能夠說是我個人的『怪僻的』的見解，不過同時又要說出一句露馬腳的話，這所謂怪僻的見解，一定要說是我個人的，似乎未免太誇講了我自己，（雖然表面上是罵我自己）太誇講了我自己有創造的天才。明白說一句，這些見解，大部分是學法郎士的，(A.France)我讀完了他所有的一百多種著作，我受了他的影響，我最崇拜他，我不知不覺的抄襲了他的思想和文體。但是因為中國了解他的人太

少，所以朋友們讀了我的東西，還要喊一聲：『怪哉變成也，』其實是少所見而已矣！

三・寫時的態度

偶然在電車上看見一件怪事，偶然在馬路中想起一件值得批評的現象，我於是牢牢記着，歸家『執筆則爲文』，所謂 *thesis* 那類的東西，情形也大致類此。不過我並不講修詞，我寫完就再不看第二遍；我並不是如別人所說，怕『刪改到損了原來的美』。我原來的根本就不美，我之所以不刪改的原因，是懶。所以我的東西，在第一次報上發現的時候，錯字很多；那不是工友的誤排，那是我自己的誤筆。

四・爲甚麼要出版？

在最初，那是用不着說，因為既然擔任了報館的職務，那就不得已非作，非排出不可。到了在這報尾上出現了的時候，却有關係我的書局願意替我計劃出單行本；文章還不到一百篇，而他們已經催問再三了。我的私心何嘗不高興？因此，到了現在，也整理了一下舊稿，也刪改了一下錯字，也隨便理出一些秩序來；我出版，我出版了。

此之謂『序』

此序第一段稱文章的內容，共有兩部，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又把第二部稿子收回來了。敍呢，仍舊不改他，因為我懶的原故。

滿成又記

鬼的談話總目

序

一

元宵記遊
花朝

驚蟄節

黃花岡

『先生』與『同志』

說話的藝術（上）

說話的藝術（下）

要吃的藝術

八・ 我們的娛樂一

九・ 我們的娛樂二

十・ 抽刀見血

十一・ 楊森與吳佩孚

十二・ 上海的雪

十三・ 易紳士南下作甚麼？

十四・ 送易紳士回京

十五・ 我們的交通一

十六・ 我們的交通二

十七・ 我們的交通三

十八・

十九・

我們的交通四

廿・

我們的交通五

廿一・

我們的交通六

廿二・

女子理髮館

廿三・

吳佩孚與張氏父子兄弟

廿四・

青年與讓座

廿五・

夜半敲門

廿六・

春又來了

廿七。大世界門外（上）

廿八。大世界門外（下）

廿九。

大世界之研究（上）

卅 ·

大世界之研究（中）

卅一 ·

大世界之研究（下）

卅二 ·

歐化與魔化

卅三 ·

蔣介石與宋美齡

卅四 ·

耗子完了

卅五 ·

結吻——接吻

卅六 ·

我的生日

卅七 ·

紮洋裝拜相

卅八 ·

養病

卅九 ·

紀念總理

四十 ·

總理逝世後的境遇

四十一。 找名問姓

四十二。 遊街

四十三。 媽太太作贈品

四十四。 雜耍台下的學問

四十五。 吳子玉竟二次削髮爲僧耶？

四十六。 看戲去

四十七。 自殺

四十八。 『休談國事』

四十九。 綠帽子

五十。 往何處走

五十一。 馬振華與汪世昌

五十二・

馬振華與汪世昌（下）

五十三・

詩意

五十四・

狗的情書一束

五十五・

麻雀牌與香檳票

五十六・

麻雀牌與香檳票（下）

五十七・

清明節

五十八・

擴張以後

五十九・

萬王之王（上）

六十・

萬王之王（下）

六十一・

龍華桃花

六十二・

民國日報注意一

六十三・

民國日報注意二

六十四・

汪世昌徐卅被捕

六十五・

春眠

六十六・

謠言與租界

六十七・

衣着與氣候

六十八・

張競生博士

六十九・

張競生博士（下）

附錄競生先生的來辯二件

七十・

五四運動

七十一・

五七紀念

七十二・

將來自然會明白的

七十三 · 五月九日

第二部（臨時抽去）

第三部

一，

鬼話談話（一）

二，

鬼的談的（二）

鬼的談話

元宵記遊

在我們的理想中，上海的元宵，定然是一個美麗的晚間，孩子們會打着鑼鼓，放着花燭；大人們會掛着彩燈，裝着門面；各大公司，各大遊藝場，定然會弄出許多令人眩目的行頭來。（可惜我來過上海七次，都不會遇到過新年。）

不料今年我第一次在馬路上一走，才大大地令我失望；所謂鑼鼓，燈彩……一家也沒有！一切如平常；寂風景的

汽車還是嗚嗚地亂叫，忙碌的人仍然忙碌，愁苦的人仍然愁苦；借用一句流因君用過的文詞：『洋大人還是高着他們的鼻子』不說中國語。

元宵麼？假如不是那有陰曆的月份牌上寫着『正月，十五，』的話，誰會意識到有牠來！

古時的詩人曾經在這天感慨說過；『今年元夜時，花市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青衫袖，』我們現在不但不能見到自己所欲見的人，即依舊的元夜的燈市，現在已不復存在了。

唉，這是何處來的不幸呢？把我國固有的，美的風俗習慣破壞的是誰呢？將使得全中國都毫無生氣，毫無趣味的這

怪物是甚麼呢！地獄中的同胞們，起來啊！起來驅逐這怪物啊！

然而，『退後一步自然寬，』還把話往回頭說幾句罷；即使現在的四馬路，六馬路，（真有六馬路，不熟悉上海的朋友們不可誤會我瞎謬）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都佈滿了的是『瞞天過海。』都吊滿了的是走馬穿花燈，忙碌而低賤的我，又未必能賞鑑得？我還不是照樣地，孤單單地，冷浸浸地，去我的報館麼？……

幸福也是該別人享受的！

花朝

「九十春光一擲梭，

花前置酒須高歌：

世上人生能幾日？

枝上花開有幾何？

：：：：：：

今天，回憶起十年的舊事來，才意識起牠是花朝節。這